

慶應  
新刻

# 論語

日尾點

四

			四	漢
		九	九	書
	四	四		門
一	〇	一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二	四	漢	
七	九	書	
六	四		
函	一		
二	〇		
三	一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941
冊數	10 ( 6 )
函號	276 57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2007 TM: Kodak





論語卷之八

朱熹集註

幾善文庫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  
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

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

也。明日遂行。

陳去聲

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從去聲

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

論語卷八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

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見賢  
遍反

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  
溢為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  
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  
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

者與

女音汝識音志  
與平聲下同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  
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  
功至而亦將有得也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  
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為多學  
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  
物刻而彫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輶如毛猶有  
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  
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喻之曰唯若子  
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  
之唯也○子貢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  
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顏  
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鮮上  
聲

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  
已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  
皆一時之言此章  
蓋為慍見發也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



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與平聲 夫音扶

無為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眾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為。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

哉

行篤行不之行。去聲。貊亡百反。

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于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州為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

於衡也夫然後行

參七南反。夫音扶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母。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軛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若已而

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即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

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鮒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



夫子稱其直  
事見家語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知去聲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損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程子。



曰。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

顏淵問為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謙辭。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

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為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以告顏子也。

乘殷之輅

輅音路。亦作路。

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朴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也。

服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為物小而加於眾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為文而得其中也。

樂則韶舞

取其盡善盡美。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遠去聲。

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辨給之人。殆。危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子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爲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



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為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

者也。好去聲。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

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者與之與。平聲。

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諡曰惠。與立。謂

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又以為竊位。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

矣。遠去聲。

責已厚。故身益脩。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子曰。不曰如之何者。吾末

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



慧難矣哉

好去聲

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肆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

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孫去聲

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為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為本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

已知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己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已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眾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

言。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

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

於人。

○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

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

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

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

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

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揚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矣。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為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胡

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

焉。

好惡並去聲。

揚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入。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惟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

思。

無益。

不如學也。

此為思而不學者言。蓋勞心以必求。不如如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

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

不憂貧。

餒。奴罪反。



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為憂貧之故而欲為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郵其末豈以自外至者為憂樂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

必失之

知去聲

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

不敬

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故此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

以禮未善也

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愚謂學

至於仁則善有諸已而大本立矣涖之不莊動之不

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為小節而忽之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

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

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



也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况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為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語下章效此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為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為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為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為去聲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見賢遍反。師樂師。瞽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

道與之與。平聲。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相去聲。

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已為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為齊論。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

顓音專。臾音俞。顓臾。國名。魯附庸也。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

於顓臾。

見賢遍反。

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與平聲。

冉有為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

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

為。

夫音扶。

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



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

用彼相矣  
任平聲焉於虔反相去聲下同

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瞽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

櫝中是誰之過與  
兕徐履反柙戶甲反櫝音獨與平聲

兕野牛也柙檻也櫝置也言在柙而逸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得任其責也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  
夫音扶

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有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

為之辭  
夫音扶舍上聲欲之謂貪其利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

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

寡安無傾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

寡與貧爾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君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

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

之既來之則安之扶夫音

內治脩然後遠人服有不不服則脩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

能來也邦分崩離折而不能守也路子

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為無罪故并責之遠人謂顓臾分崩離折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

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干楯也戈戟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謝氏曰當是時

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為其齊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

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

夫子之言而止也與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



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言不得專政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箱其口使不敢言也。此章通論天下之勢。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

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

矣夫音扶

魯自下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



便佞損矣

便平聲辟。婢亦反。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佞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

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

驕。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岳。驕樂。宴樂之樂。音洛。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

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

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躁音竈。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

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

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

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貪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



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鬪。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與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尹氏曰。三畏者。脩己之誠。當然也。小人不務脩身誠己。則何畏之有。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楊氏曰。生知覺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難。去聲。

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



寡矣。此之謂思誠。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

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探吐南反

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

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

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

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

到于今稱之。

駟四馬也。首陽山名。

其斯之謂與。

與平聲。

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祗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

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亢音剛。亢以私意窺聖人之疑必陰厚其子。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

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



而學詩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

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

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

聞斯二者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

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遠去聲

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遠其子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

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

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

夫人

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攷也

論語卷之八



論語卷之九

朱熹集註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一章  
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  
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

歸如字一作饋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  
專國政欲冷孔子來見已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  
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  
子之亡而歸之豚欲冷孔子來拜而見之也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  
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

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

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  
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  
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  
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諭  
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  
助己為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  
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  
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而亦  
無所詘也楊氏曰楊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  
為詘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  
身詘矣而可以信  
道吾未之信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論語卷之九

十一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其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知去聲

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為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絃琴瑟也。時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絃歌也。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莞華版反。焉於虔反。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

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易去聲。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

以禮樂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



耳

喜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

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

之之也

說音悅。未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

者吾其為東周乎

夫音扶。

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為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為之時。亦無不可改過

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

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

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

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徧可知矣。然恭其本與。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同。

○佛肸召子欲往

佛音弼。肸音密反。



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路恐佛肸之挽夫子故問此以止夫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

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磷力反反

磷薄也。涅深也。卑物言人之不善不能挽已。揚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焉於虔反

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下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為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

曰未也

女音汝下同蔽遮掩也

居吾語女

語去聲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孔子諭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



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

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好知並去聲

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范氏曰子路勇於為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夫音扶小子弟子

詩可以興感發志意

可以觀考見得失

可以羣和而不流

可以怨怨而不怒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

多識於鳥獸艸木之名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

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

立也與女音汝與平聲

為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行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

樂云鐘鼓云乎哉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為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程子曰禮

只是箇序樂只是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

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為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

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

穿窬之盜也與

荏而審反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窬穿壁窬竅踰牆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古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慤註讀作愿是也鄉愿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

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為德之賊而深惡之詳見孟子末篇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雖聞善言不為己有是自棄其德也○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道聽塗說則棄之矣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與平聲鄙夫庸惡陋劣之稱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胡氏曰。許昌。靳黈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

亡也

亡與無通

氣失其平則為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愚也詐而已矣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持守

太嚴。廉謂稜角峭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末世滋偽。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出重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

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惡去聲。覆上。芳服反。

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子曰。予欲無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

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天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

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

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期。音基。下同。期。周年也。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

樂。樂必崩。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

已矣

鑽祖  
宜反

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楸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耻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為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焉爾。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

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衰既葬。䟽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菹。練冠絰。緣要經。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

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

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

女安則為之

樂上如字  
下音洛

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為之。絕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為之。以深責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

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

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

父母乎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改而及之爾。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

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博。局戲也。奕。圍碁也。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

有勇而無義為盜。

尚。上之也。君子為亂。小人為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為尚。則其為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

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

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惡。去聲。下同。唯惡者之惡。如字。訕。所諫反。訕。謗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為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為智者。惡

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

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

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



微。古堯反。知孫並去聲。訐居謁反。  
惡微以下。子貢之言也。微伺察也。訐謂攻發人之陰  
私。○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  
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  
惡如此。所謂唯  
仁者能惡人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  
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近孫遠。並去聲。

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蒞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惡去聲。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為而言。不知其為誰也。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為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之行不同。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

故不啻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  
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  
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三。去聲。焉。於。虔。反。士。師。獄。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

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

用也孔子行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然此言必非面

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

朝孔子行歸如字或作饋朝音潮

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為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

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

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佯狂避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夫子而趨不



也同者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

之言辟去聲

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與自以為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

路問津焉

沮七余反

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及乎蔡津濟渡處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

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

矣

夫音扶與平聲

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

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

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

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

哉耰而不輟

徒與之與平聲滔吐刀反辟去聲耰音憂

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耰覆種

也亦不告以津處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憮音武，與如字。

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己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爲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蓆。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

蓆徒弔反。植音值。丈人亦隱者。蓆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

子路拱而立。知其隱者也。

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

子焉。食音嗣。見賢遍反。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

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

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



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長上聲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氏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為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饗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為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

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

下惠少連少去聲下同

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泰伯同竄荆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

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

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與平聲中去聲下同

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暮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

權

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為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汗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遯世離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己。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汗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之。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之。

○大師摯適齊

大音泰。大師魯樂官之長。摯其名也。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

秦

飯。扶晚反。繚音了。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干。繚。缺。皆名也。

鼓方叔。入于河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

播鼗武。入于漢

鼗。徒刀反。

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

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

少。去聲。

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也。○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末章放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



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

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

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施陸氏本作弛福本同○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

夜叔夏季隨季駟

駟鳥瓜反

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嘆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論語卷之九



論語卷之十

朱熹集註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蓋孔子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

為有焉能為亡焉於處反亡

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為有亡猶言不足為輕重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

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

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

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

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

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賢與之與平聲

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

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

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泥去聲

入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衆技猶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為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

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亡讀作無好去聲

亡無也謂已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

仁在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

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

學以致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不可不知所務哉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文去聲

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温聽其言也厲

儼然者貌之莊温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温温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温潤而栗然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闕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本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洒色賣反掃素報反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艸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



# 者其惟聖人乎

別彼列反。焉於處反。

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順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為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

#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揚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詳之。

#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

# 未仁

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竝為仁

矣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為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

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為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為仁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

者也必也親喪乎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己者。○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

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

之政是難能也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

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

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

則哀矜而勿喜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

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

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

焉惡居之。惡去聲。

下流。地形卑下之處。眾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汗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

論語卷四

四



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六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更去聲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

朝音朝焉於虔反公孫朝衛大夫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

常師之有

識音志下焉字於虔反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

於仲尼

語去聲朝音潮武叔魯大夫名州仇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

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

牆卑室淺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七尺曰伋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夫子指武叔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量去聲

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絕，謂以謗毀自絕於孔子。多與祗同，適也。

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為恭謂為恭敬，推遜其師也。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

知去聲。責子禽不謹言。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階梯也。大不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



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道去聲

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曰。觀下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之神矣。此殆難及也。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嘆聲。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

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比此加詳。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

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

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

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

有湯字。履。蓋湯名。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詞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見



其厚於責已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賚來代反

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蓋本於此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

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

焉

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

心焉

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

所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

則說

說音悅

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揚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叙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



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其有司之事而非為政之體所與雖多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忍弗能予卒以取敗亦其驗也○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為政可知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レ知命。則見レ害必避。見レ利必趨。何レ以為君子。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指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為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論語卷之十終

木邨嘉平刻



